

国务院侨办课题研究成果集萃

2009—2010年

(上册)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策法规司 编

国务院侨办课题研究成果集萃

2009—2010年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策法规司 编

前言

2009—2010年度，国务院侨办组织了63项课题研究，内容涵括了华侨华人与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关系、华侨华人与中国经济发展、海外侨情与新时期侨务工作动态、侨务工作基础理论和地方侨务工作等几大领域。这些课题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华侨华人在构建和推动国家软实力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及作用、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地位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海外华侨华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等，并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侨务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新时期侨务工作的规律性进行了理论探索。这对我们认识新时期的侨情，开阔侨务工作视野，具有参考价值。受版面所限，文中收录课题在原课题报告的基础上由作者进行了删节。有些课题如《新中国侨务政策六十年回顾与探析》、《未来5—10年侨情发展趋势与侨务对策》、《华侨华人经济资源研究》等已单独成书出版，故未收入此文集中。

文中观点均为作者“一家之言”，文责自负，请勿公开转载。

国务院侨办政法司

二〇一一年十月

目录

上册

一、华侨华人与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关系研究

国家软实力与侨务工作研究

.....课题主持人：高伟浓（1）

美国、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课题主持人：陈奕平（69）

华侨华人的中华文化传播体系与国家软实力构建——以东南亚为中心的考察

.....课题主持人：耿 虎（162）

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关系研究——以欧华社会为例

.....课题主持人：刘 昶（223）

新媒体时代海外华人参与国内国际事务的新特征及其对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影响

.....课题主持人：雷蔚真（277）

民间外交中华侨华人作用的研究——以日韩为例

.....课题主持人：蔡建国（324）

华侨华人促进中华文化在国外传播的策略研究

.....课题主持人：詹正茂（365）

中国和平发展对海外华人相关认同的影响及其变化研究

.....课题主持人：石沧金（393）

华侨华人与中国国家软实力：基于文化传播途径的定量分析以泰国为例

.....课题主持人：陈建荣（413）

“软实力”视野下的华文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课题主持人：路君燮（432）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东南亚政策	课题主持人：代帆（455）
关于海外华文教育组织的研究报告	课题主持人：陈水胜（501）
欧洲华裔青少年华文教育研究	课题主持人：严晓鹏（530）
海外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的基本人权研究	课题主持人：齐延平（604）
新时期侨务工作发展规律的研究——以上海侨务工作实践经验为例	课题主持人：崔明华（644）
社会学理论前沿对新时期中国侨务工作的启示	课题主持人：李明欢（693）
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新移民与我国侨务政策和工作的取向	课题主持人：潮龙起（705）

中册

二、华侨华人与中国经济发展研究

高技术新移民与经济全球化：中国与英国的比较研究	课题主持人：刘宏（755）
华侨华人与中国经济发展——以华侨华人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为研究中心	课题主持人：李其荣（832）

世界侨商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课题主持人：郭招金（885）

东南亚台商在当地华侨华人中的地位与影响研究——以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为例

.....课题主持人：韦朝晖（936）

境外/海外华商社会资本与长三角产业升级研究

.....课题主持人：徐培华（1006）

国际贸易摩擦与华商投资产业经济安全研究报告

.....课题主持人：崔德胜、鲍振东（1063）

华侨华人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关系研究

.....课题主持人：李优树（1110）

大陆民营企业与海外华人企业战略联盟文化创新研究

.....课题主持人：伍华佳（1168）

论华侨华人对中国西部大开发的促进作用、动力机制与实现方式

.....课题主持人：孟晓军（1237）

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课题主持人：王文平（1269）

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对华商投资与侨资企业的影响及相关对策研究

.....课题主持人：杨 海（1300）

华商网络的经济效应及运行机制研究

.....课题主持人：蒙英华（1340）

华人华侨在民营企业对非投资中的作用

.....课题主持人：宋 泓（1419）

浙商在非洲的活动及其在中非交流中的影响和作用

.....课题主持人：马恩瑜（1445）

我国新创侨资企业持续成长与侨务政策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融合的分析

.....课题主持人：郭葆春（1465）

出境游与海外华人旅游服务企业合作模式研究

.....课题主持人：吴克祥（1521）

下册

三、海内外侨情与新时期侨务工作动态研究

新时期侨务对台工作研究

.....课题主持人：李鸿阶（1549）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社团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课题主持人：陈旭清（1579）

福建省华侨农场改革与发展经验模式研究

.....课题主持人：曾晓民（1615）

北美川籍新华侨华人生存和发展状况及内陆地区侨务部门的对策

.....课题主持人：周敏谦（1638）

深化华侨农场改革与发展的新探索

.....课题主持人：张应龙（1667）

华侨农场土地资产资本化问题研究

.....课题主持人：洪 凯（1685）

新华侨群体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和祖国建设中的作用

.....课题主持人：程立初（1714）

论侨务资源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以浙江省为例

.....课题负责人：夏凤珍（1738）

- 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博弈：境外藏族留学生群体的社会学研究
课题负责人：朱志勇（1807）
- 华侨华人与涉藏外宣研究
课题负责人：郑世明（1837）
- 当代美国华人的认同问题研究
课题负责人：李爱慧（1907）
- 侨乡文化遗产保护与侨务工作创新——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主
课题负责人：张国雄（1935）

四、侨务工作基础理论研究

- 华侨法律制度研究
课题负责人：刘国福（1965）
- 中国侨务法制建设的若干思考
课题负责人：毛起雄（2022）
- 网络侨情智能服务平台
课题负责人：邓三鸿（2048）
- 华侨投资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以华侨华人与中国经济发展为线索
课题负责人：陈慰星（2067）
- 温州侨务资源与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
课题负责人：谢志远（2094）

五、地方侨务工作研究

- 加快引进东盟华商投资对策研究
课题负责人：杨光民（2109）

华侨华人服务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课题负责人：阳春娥（2138）

华侨华人在中原崛起中的地位和作用

.....课题负责人：文荣征（2155）

深化华侨农场改革发展模式的思考

.....课题负责人：戴和智（2169）

河北省朝蒙归难侨侨眷现状分析与对策

.....课题负责人：刘晓军（2182）

国家软实力与侨务工作研究

暨南大学 高伟浓

国务院侨办政法司 范如松

一、软实力理论对侨务理论研究的启示

有关软实力的定义，学界讨论已多，本文不拟赘论。众所周知，软实力概念是约瑟夫·奈最先提出来的。他主要是在国际政治领域谈论“软实力”，他所说的“软实力”，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也就是国家软实力。这一点跟本文的设想是吻合的。

软实力问题真正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是在最近几年间，离约瑟夫·奈提出这个概念已经相隔十数年。由于学术界的热捧，媒体的炒作，近几年在中国，官员争说软实力，学者争研软实力，似已蔚为时尚。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中央地方，在进行软实力资源的调查、开发和利用时，都不乏全局意识、大战略意识、长效意识和远景意识，将软实力的“蛋糕”尽可能做大，做精，做实，以收最优化之效。这一切，充分体现了经过30年改革开放实践的中国官民一定程度的素质。当然，话说回来，在这样一种百见不厌、层出不穷的“大思路”的背后，也难免留给人们点点忧思：这一回的软实力研究“大动员”，会不会重蹈既往人们司空见惯的毛病，即，软实力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什么都往里面装不是不可以，但要看装进来的东西是否可以形成软实力内部的“系统结构”，而要这样做却不是轻而易举的，是要耗费心力的。从正面去理解，一方面，它反映了人们对软实力重要意义的理解和重视，另一方面，也预示着软实力研究所承载的重担。

软实力所以近年来在中国得到“畅销”，并非因为它属“舶来品”而国

人“崇洋”之故，而是因为时势所需，加上它还以新颖的招牌和包装出现的缘故。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开始感到只有“硬”的一手，而没有或少有“软”的一手，是谈不上真正有“实力”的，也难以拥有世界大国的角色担当。而且，在中国看来，软实力也是“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国际延伸。正因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人们才更加感到“软实力”的重要和可贵。也正如历史经验所显示的，它一旦在中国引起重视，无论其涉及面，还是对问题探索的深度，都是空前的。更应值得注意的是，以前一段时间内关于软实力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学术界和民间智库层面，而现在则已上升到国家学术界的层面，上升到党和国家最高层面。这的确表明，中国认识软实力问题的起点很高，已经出现了质的飞跃。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软实力问题更多地属于实践的层次，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建构，即使现在人们在理论建构方面进行探索，使软实力理论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但还缺乏强有力的学科支撑，没有形成真正的学科归属。另外，很多属于软实力的内容如何进一步整合到这个科学体系中来，也还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另外，软实力理论体系是在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非都适合中国实际。如何成功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理论，也是研究之急务。中国学者应该为如何增强中国的国家软实力多做思考，应考虑增强中国的国家软实力如何更好地为建设和谐世界服务。研究工作还不止于此。中国在需要国家实力（包括硬软两种实力）增强的同时，同时也需要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需要两者间的有效协调，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进而可以感悟到，需要将现阶段中国的软实力放在全球化与国家综合实力竞争的大环境下进行考察。

软实力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有的软实力的“面目”棱角分明，或者已为传媒所报道，为社会公众舆论所议论，或为官方所确认，那么将之运用到实际工作和本职工作中，就比较容易操作。但是，如果一种软实力棱角不分明，它的效能起初并不明显，我们该如何对待？是坐等上级部门或权威人士确认而后行，还是认真思考积极探索勇于实践？这是对领导者和实际工作者能力和智慧的考验。对软实力的认识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前瞻

意识，更要将与之本部门和本职工作相结合的勇气、智慧和技巧。

“巧实力”既不是什么新东西，但确实是有一定新意的东西。不是新东西，是因为其中的所有“原料”都是先已备好的；有一定新意，是因为对先已备好的原料进行了有一定创新性的技术“调配”。懂得“调配”本身就是“巧”，“巧”的目标追求既要超过“硬”，也要超过“软”，而且要超过“软硬兼施”。

关于巧实力的“巧”，不仅包括“行”，还应包括“言”，可以通过“言”的发散作用而改变软实力的内在结构，这样，话怎么说到什么程度，便属于巧实力应用的范畴。在这一点上，确实存在着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又做又说等多种方式的选择。将这一思路应用到侨务工作上，就值得对过去的一些宣传理念进行反思。生硬地、机械地执行“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并不见得一定会达到最佳效果。实际上，在很多问题上，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反而严重制约了我们软实力的发挥。因此，不能简单地固守旧有的做法，要重新检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侨务外宣工作。我们不仅要认真做，还要认真宣传，才能产生软实力。显然，关于“说”与“做”的关系问题，确实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该做的当然要做，该说的还是要说，该不说的，或该少说的，才不说或少说。当然，要把握好政策口径，不同的类型，可以在不同的场合讲，要多管齐下。

“言”的发散作用不应只是我们自己一方，有时海外侨胞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发声来配合，从而起到巧实力的作用。今天跟过去比，华侨华人不再总是保持沉默了，他们更加敢于站出来说话了，特别是在他们自己受到屈辱和欺负的说话，在祖国遭到无端打压的时候。本来，华侨华人在他们的居住国说什么话，怎么说，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但在今天，他们很多时候说话是得力于祖国的强大，他们的地位因此而水涨船高。在这种情况下，华侨华人跟我们一起“说话”，所发挥的软实力作用是不一样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巧实力。侨务资源是可能成为巧实力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侨务资源更有效地发挥巧实力的作用，在巧实力的框架下发挥尽可能大的效能，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课题之一。

从国家角度出发，软实力应包括国内构成和国外构成两大部分。但两部分软实力并非相互割裂，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就一国的外部软实力而言，其侨民是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平台。目前，世界主要移民国家都增强侨民工作的软实力意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帮助中国更好地思考移民、外侨政策与国家软实力的关系。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侨民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组成部分，通过他们进行的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就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国家软实力的表现形式各不一样，各国软实力的构成元素及其内在结构也各不相同，同时，各国在运用自己软实力时的表现形式也各有千秋。但有一点不应怀疑：各国打造、应用自己国家软实力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尤其是，一些国家在外侨、移民方面的做法值得中国开展海外侨务工作参考。

基于上面的理解，中国在软实力的海外资源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也有漫长的路要走。特别是，如何通过华侨华人在各种各样各国的、国际的非政府组织中的作用，发挥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提升中国的国家凝聚力；基于上面的理解，当然也应明白，软实力决不是一种自然而然可以产生的力量，它通常表现为国家的政治动员能力，即对硬实力的调动和使用能力。这种动员既包括国内的，也包括国外的（诚然国内与国外的动员方式不同）。

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软实力的“力量向性”。所谓“力量向性”，是指一种力量在国力比拼、阵营对垒和行业竞争等场合所发生的“实力角逐游戏”中的倾向度。就海外华人作为软实力的“力量向性”来说，一种理解是，海外华人软实力要么是属于祖（籍）国的，要么是属于居住国的，要么“为我所用”，要么“为人所用”。其实，海外华人生长在当地，活动在当地，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作为软实力的“力量向性”无疑是“当地化的”，但与此同时，他们与祖（籍）国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或在居住国与祖（籍）国间充当桥梁和纽带，是则，他们作为软实力的“力量向性”也是祖（籍）国的。今天，同一个软实力发生双重乃至多重“向性”（主要是指非政治化的）选择是合乎逻辑的，也是

合乎事物发展大势的。在一个全球化、谋求“共赢”的时代，华人软实力发生多重“向性”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样的国际大势下，不可能存在单一选择的力量“向性”。当然，理解华人软实力“力量向性”的多样化，并非意味着“力量向性”的“等比例化”。“共赢”并非意味着平分秋色。鼓励海外华人积极融入当地，涵养侨务资源，目的是把华人软实力的“蛋糕”做大。从“力量向性”的角度来说，也是为了在未来“共赢”的事业中能得到更大的“份额”。

二、谈五种类型海外华人移民群体的基本特点及对各类华人群体的侨务政策的整体把握

在目前中国的侨务政策视野中，存在着五种类型华侨华人群体，即传统华人、新移民（新华侨华人）、再移民（以印支为主）、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非正常（非法）移民。他们虽互有重叠，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布局与生态也各不一样，有的移民群体内部也在激烈变化中（如新移民），但从整体上把握，五大华人移民群体的概念边界分明，相互独立。就世界华侨华人舞台而言，绝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华人移民类型多为传统华人、新移民和“非法移民”三大类型。因此，这三大类型华人移民就成了世界上多数国家华人移民的普遍形态，成为中国侨务部门侨务政策制定的重点和海外侨务活动的主要对象。

目前不同国家华人移民类型的多样化是一个客观事实，由此也形成华人移民群体立场的多样化，他们与居住地主流社会关系的多样化，与祖（籍）国关系的多样化，等等。以一个模套衡量如此多样化的海外华人世界显然是不合适的。就中国的侨务政策而言，目前更需要的不是政策的“划一性”而是政策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应是一种分“层级”展开的“多样性”：首先是针对五大华人群体的政策的“多样性”，然后才是针对其他各个类别侨务对象的政策“多样性”。各种各样“多样性”政策的有机组合，便构成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互相补充也互相参照的中国海外侨务政策的完整系列。

传统华人群体

传统华人群体离开祖籍国至少也有半个世纪以上，很多人已经属于第三四代。他们跟祖（籍）国的主要认同渠道是或淡或浓的家乡情结，松散稀疏但几乎没有多少联系的宗亲关系。但他们的中华文化情结比较深，由此也牵连他们对作为中华文化发源地的祖（籍）国的情结。所以，我们针对他们的侨务政策的重点，除投资外，文化方面的联系将越来越重要。长远来看，在海外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是他们在软实力方面可以发挥的最重要作用。而且，他们在这方面所拥有的基础和条件堪称得天独厚。

冷静地看，我们对传统华人社会（主要落实到传统华人社团上）的侨务政策是最为成型和成熟的。究其主要原因，无疑是我们对传统华人的政策历史最长，久经考验，久经修正。我们对其他几类型华侨华人的政策充其量只有30年的历史，而对传统华人的政策已有60年以上的历史。

世界上各地的华人社团可说千差万别，可说没有一个模套。但若要寻找其基本分野，则可以以传统特色的蜕变作为标志。以北美和东南亚两大传统社团最密集的地区来说，大体而言，北美地区传统华人社团的传统特色蜕变得比较多，也比较快，而东南亚等地的传统特色蜕变则比较少，比较慢，有的地方基本上原封不动。所以如此，应与新移民的渗入有关，也与当地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北美地区华人新移民肯定比东南亚地区人数多，质素高。不管是哪个地区，传统华人社团的积极作用仍然是存在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传统社团的功能即使是在演变的过程中，其积极的基本面也还是不变的。令人担忧的一个问题倒不是传统社团功能的演变，而是传统社团的萎缩——不是演变造成的萎缩，而是不变中的萎缩。演变尚可有望转变为新的形态，在凤凰涅槃而获得新生，不变则很可能坐等慢慢消亡。前一情况主要发生在北美地区，后一情况则主要发生在东南亚地区。萎缩的主要表现是其对年青一代吸引力的逐渐下降。过去几年中，我们对北美等地传统社团做了大量辅助性工作，对其功能转变发挥了积极影响，但对东南亚等地传统社团，也应考虑积极谨慎稳妥地做一些防止其萎缩的工作。

既往对传统华人政策难免含有一种传统“统战”的意味。历史地看，党的统战政策是正确的，对于团结绝大多数人。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争取最后胜利，曾经发挥过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是，这样的“统战”，主要是适用于“我方阵营”对付另一个阵营的敌对势力。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发挥软实力的时代，统战政策的精髓没有过时，但统战的方式应该与时俱进，一些观念也应有所改变。最重要的变化应是，对海外侨胞的“统战”政策（如果还可以使用这个概念的话），就不应看做是一种“利用”（为我所用）的关系，而应是一种“双赢”或“共赢”的关系。这样，海外侨胞就不应该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尽最大可能团结的人”，而是平等的、真诚的共同利益的合作者。客观地说，在过去的侨务实践中，这样的理念在大部分侨务干部中已经普遍得到执行，但真正作为一种侨务工作的指导思想，却未见得到明确的表述。

应该注意，我们的侨务工作者中普遍缺乏对侨胞居住国的国情的了解。众所周知，华侨华人生活在海外，传统华人更是数代生活在海外。目前华侨华人所生长的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华侨华人居住国，基本上属西式民主政治国家，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华侨华人极少。而华侨华人耳濡目染，多是西式民主政治制度及其价值观（包括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即使他们的居住国并不见得十分“民主”，但他们倾向于接受西式民主政治制度，在自身所在社团组织的运作中，在各种常设的或临时性社会组织的运行中，都运用居住国的民主制度和议事规则。根据笔者的经验，华侨华人往往也喜欢用西式民主政治制度的价值观、政治观衡量、评判祖（籍）国，他们回到国内的时候如此，回到居住国更是如此。这一点，跟他们爱国不爱国没有必然联系。即使十分“爱国爱乡”的侨胞，也多如此。在我们多少年来开展侨务工作的实践中，这种情况多如牛毛，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对海外侨胞的意见，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他们关于政治和形势的观点，也可以认真听之，认真思考。但是，在今天，单是这样已经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首先，我们不应只是被动地听华侨华人站在西式政治制度的角度上对海内外一切事物评头论足，而同时也要与他们

进行这方面的交流和对话。这样一来，侨务工作者就应该把熟悉华侨华人居住国的政治环境，当作是自己的一项业务；其次，今天软实力侨务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鼓励海外华人积极参政，这就更要求我们的侨务工作者对海外侨情、国情和政情有十分熟悉的了解和理解，否则，就做不好这方面的侨务工作。因此，建议从事海外侨务工作的干部，应补上这一课，全面掌握华人居住国政情方面的知识，包括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等。

海外传统华人社团五花八门，我们不可能一国一国地散记于心。但是，今天各国的传统社团已经不是百年不变，而是在程度不同地发生变化中，因此，应该对海外华人社团特别是自己负责的国家社团的一般的运作情况和特点有起码的了解。美国传统华人社团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社团，应该作为从事海外侨务工作者了解各国传统社团的“范本”。关于这方面，有几点是应该注意的。一是对支撑传统社团长期有效运作的经济基础——物业管理情况，包括许多社团不透明状态下的“腐败”乃至“内耗”状况（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导因），都应该有所了解，做到心中有数。客观地说，很多侨领，包括一些德高望重的侨领，都难以避免地卷进“内耗”的旋涡。当然，传统社团的情况，属华人社会的“内政”，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办法介入。但是，对于“腐败”乃至“内耗”丑闻的确十分严重的侨社和侨领，一概置之不问、听之任之，也是不明智的。比较妥善的做法，应该是间接地表明我们的态度，例如在邀请的方式上，在接待规格上有所区别，以示我们也十分重视作为华侨华人领袖的道德操守。其实，这也是作为群体大众的海外侨胞的呼声。

传统侨社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新社团的大量涌现应作如是观，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好坏兼杂，泥沙俱下。我们这几年来在海外侨务工作中积极主动介入传统社团中新人新领袖的培养是正确的，应该继续坚持。当然，对传统社团中新人新领袖的培训，还是应该强调道德操守。

有一点是应该注意的，就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传统社团的内部纠纷和矛盾。笔者认为，将之置之度外是不可取的，但若将之视同国内问题处理则是荒唐的。最好的办法是做到不脱不粘，包括劝导、表彰，也包括邀请的方式和接待规格上的有所区别，等等。这里，姑且提出一个带有理论性的问题：